

从《孙子兵法》想到莫言获奖

陈歆耕

若干年前,有一则轶闻曾广为流传:有人发现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士兵的背囊里几乎人手一册《孙子兵法》。如果确有其事,这一现象说明:美国人意识到这部中国军事典籍的伟大价值,连基辛格博士在最近的一部《论中国》的书中也承认,“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但这件事同时也说明了美军指挥官的愚蠢:让士兵在背囊里放一部这样的书,除了徒增士兵的负担,不会对他们打赢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起任何作用。因为《孙子兵法》不是一部可以用来指导士兵作战的实用操作指南,它阐述的是战略层面的思想和智慧,应该成为将帅和决策者的案头必备书。如果将之作为军校的教材,也是为那些有可能成为将帅的军人准备的。如孙子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告诉人们,战争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最后手段,不费一枪一弹而能征服对手才是最高明的。那么不靠战争,靠什么而“屈人之兵”呢?靠思想、智慧、谋略。所谓“上兵伐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让士兵在紧张的战争中诵读《孙子兵法》,其热爱中国军事典籍的精神可嘉,但说明美国人并未真正领悟孙子思想的精髓。

同样,在西方世界中,对汉语言文学也因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迥异,而在深深的隔膜。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就透露,美国读者大多习惯阅读本土作家用英文写成的作品,而对从别的语言(包括汉语)翻译过去的作品,阅读的兴趣不大。尤其是汉译英的作品,受众很小。那么,是否因为美国读者不读汉语作家作品,就说明汉语言文学就不如别国呢?恰恰相反,葛浩文认为由于汉语言的模糊性、形象性,最适合创作文学作品,中国无疑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文学大国。在中国生活多年、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在颁奖典礼上就大讲中国小说,她认为《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经典。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文化、语言背景不同带来的隔膜而失去文化自信。因为未获诺奖而过度焦虑和获了诺奖后的过度狂欢,都是不自信的表现。这种不自信的深层次根源,可能跟一个多世纪前中国积贫积弱沦为列强半殖民地而带来的心理阴影有关。我们太过于在乎别人的认同和肯定,其实对莫言文学才华和文学成就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中国的读者、作家、评论家。莫言获奖并不说明,当代文学超越现代文学就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了;莫言不获奖,也不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就一无是处。有一位多年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评论家发现,自该奖设立以来,在获奖的109位作家中,瑞典作家就有8位,而在莫言获奖前则无一中国籍作家上榜,我们能就此得出结论:瑞典是文学大国,中国则是文学的“蕞尔小国”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同时我坚信,任何作家都接受那个超越任何文学奖的最权威最严酷的“评委”的检验和裁判,那就是:时间和读者!回望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又有多少作家已经湮没无闻,他们的作品正在图书馆内落满灰尘。

诺贝尔文学奖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它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使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汉语言文学上,扩大了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也刺激了中国读者关注文学的神经,可喜可贺!在欣喜之余,我更期待国人由此对文学的阅读热情能持续不衰,不要见利而忘“文”,也希望国人在“消费”莫言的同时,把更多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纳入阅读的视野,尤其是那些已被历史证明的经典作家和作品。

我最担心的是,很多人可能如街头凑热闹的围观者,“一哄而上”之后便是“一哄而散”!提醒我的同胞们,可别让那些新买来的获奖作品搁在书架上,成为装点门面以示“时尚”的饰品哦!



赋

(油画)

陆翠玲

陆翠玲是一个对于色彩极其敏感的画家,也是一个注重感觉的画家。我以为她的画是抽象的,但她认为是具象的,或许,她的画是几间农舍,半截山峦,或许是记忆中的街坊和一座座山墙等等。也许,画面中的形象,物体在她的敏锐的感觉中支离开来,渐渐成为色块、线条,成为她驾轻就熟的点、线、面的组合。也因为心绪不同,每一张作品,或者是每个阶段的作品,都是很大的色彩反差。

感觉,心灵的彼岸

黄阿忠

感觉,是一个意思非常宽泛的单词,它可以是对某某东西的理解,可以说是心情到达的某种程度,也可以说对某事,某人的看法等等。而对于绘画而言,“感觉”却有着更为深层的东西,它非常重要。“感觉”其实很具体,画中的一条小河,海岸的几间房舍;又或许城市的某条街道,街上投下了林立的大厦的影子等等,都有感觉依附于此,它们似乎是抓得着,捏得住的。然而“感觉”又很飘渺、很抽象,比如说小河、海岸、房舍等组成成图后产生的“气息”;又比如说街道、横道线、大厦和投影等等组成的画面可产生的“意境”等,都是画家悟得而无法捕捉的,它们好像就在空中,就在物体组合的间隙,就在柳条轻点湖面所产生的涟漪中;就在花格窗的投影落在隔壁房子的墙壁上那样,在水中一圈套着一圈运动着;在墙上折影随阳光慢慢移动着。这看上去玄之又玄,但却正是绘画的力量所在,也是绘画审美的精华所在。

陆翠玲的那些具有抽象意味的具象画,告诉了我们点、线、面感觉的审美宽度,告诉了我们色彩组合的节奏、韵律,以及一切感觉的抒情性。这些画时去思考什么,但通过画面我们能感到激情,感到愉悦,感到感觉对于绘画至关重要的力量。陆翠玲守望心灵的感受,心灵的感觉有时是一幅极其精美的图画,心灵的感觉有时是难以捉摸的图式,心灵的感觉有时是雍容华贵的色彩追求,或许,心灵的感觉是我们欣赏陆翠玲作品的最大要素。

算盘

赵荣发

最近参加一个猜奖活动,赢得一只大礼包。打开一看,居然是把小算盘,盈不足握,极是精致玲珑。试着拨动几下算盘珠,呀,还真能派上用场呢!

二十来年前,算盘是主要的计算工具。那时人们去银行、商店,总能从柜台上看到它的身影。我当年回乡务农时,生产队每年“分红”,现场最吸引眼球的,就是那位老会计。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坐在一张桌子前“噼里啪啦”地打算盘,不时和咱女老少开着“荤素搭配”的笑话,好不神气活现!

记忆中,我是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学珠算的。每逢这一天,全班同学都会带上算盘,有的塞在书

父亲是唐文治先生(1907至1920年曾任交通大学校长)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在第三届毕业生中有一位张寿贤先生(曾任国民党副秘书长、内政部常务次长),对父亲的道德与学问十分敬重。父亲一辈子教书,而张先生却

“江南秋好正鲈肥”

——回忆父亲王蘧常先生之二

王平孙

父亲是唐文治先生(1907至1920年曾任交通大学校长)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在第三届毕业生中有一位张寿贤先生(曾任国民党副秘书长、内政部常务次长),对父亲的道德与学问十分敬重。父亲一辈子教书,而张先生却从政,后来在国民党中央任职。自国民党在1949年败退台湾后,张先生和父亲二十多年音讯不通。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在大陆的政治气氛缓和之后,张先生才经香港投我一信到我家。得知父亲还健在,张先生十分高兴。除信函外,他多次给父亲寄来一些补药。他考虑得很周到,将药品先寄到他在广州的亲家,再转寄到我家,使我免得去海关办手续。他也来信索求父亲的诗稿和书法作品。父亲欣然命笔,书一联相赠:

漳上风清怀月满
江南秋好正鲈肥

我问父亲,给张先生的信函和对联,是否有劝他回大陆之意,父亲笑笑说:“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后来父亲学生郑学棣教授曾解释这副对联说:“‘潭’是指日月潭。‘清风朗月’辄思故人,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情怀,而月圆又是团圆的象征。两岸人民期盼团圆,正如古人所云,望风怀想,能不依依。下联江南是赠联者所居之地。晋代的张翰,见秋风起,思念故乡的莼菜、鲈鱼,便弃官归隐。现在‘江南秋好’‘鲈鱼正肥’,老同学是否也能回来品味呢?下联烘托千里相思和共同的期待。这里用张翰的典故,又正好和受联者的姓一致。”

1988年,张老先生的侄媳张定女士携女儿回乡探亲,他将在台湾影印出版的唐文治先生遗著《茹经堂文集》精装六巨册交侄媳带给我父亲。张定女士



说:“老人真怪,要我千里迢迢拎着这么重的六大本书来作礼物。”但父亲收到这六大本书却更觉可贵,他认为这六册文集凝聚了张寿贤先生和其他在台湾的校友对已故老师唐文治先生的深情怀念,也标志着唐先生的辉煌学术成就在台湾地区和海外之光大。张定女士正巧赶上在上海静安宾馆举行的我父亲执教六十五周年暨九秩华诞庆祝会。父亲对于张女士能来庆祝活动的盛况

告张寿贤先生感到欣慰,但也从张女士处得知一个使他十分悲切的消息:老校友寿贤先生已患肺癌。浙江人民出版社为庆祝活动特地赶印出由陈念云先生(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作序的《王蘧常书法集》样书一册。父亲将这时仅有的那本样书签名盖章后请张女士带交寿贤先生。张女士回台北后来信说,虽然寿贤先生病势日重,不能起床,但一知道侄媳带来了父亲的书法集,马上请医生注射止痛针并挑起病榻,让他细细欣赏书法集。他阅后十分感动地叹道:“可惜不能带走上岛(注)欲如兰亭帖之殉昭陵也,伤哉!”此后不到两月,他便谢世了。噩耗传来,父亲十分悲切,书联痛悼老友:

一别卅年,最难忘九龙山色好
相思千里,痛不见两岸月光圆

九龙山即惠山,是母校无锡国专早期的校址所在(后迁学前街)。想到寿贤先生对父亲的书法作品素有癖好,病重时还想把书法作品带入黄泉,父亲又撰联再挽:

临命闻帖帖,殉难地下

凭棺阙一恸,哭望天涯

注:上色,原指品级高贵之服饰。见韩愈《昌黎集·送区弘南归》诗:“腾踏众骏事鞍鞿,佩服上色紫与绯。”此处指极珍贵的物品。



上善若水
张屏山 作



古风犹自爱
华远 作

包里,有的挂在书包外面,用搭攀扣住了,倘若脚步走得急迫时,便发出七零八落的磕击声。老师上课时,则会把一只大算盘带进课堂,随手挂在黑板上。这只算盘的竖档附着不疏不密的棕毛,算盘珠任谁推上按下也不会滑落。看似笨拙,其实隐藏着十分的智慧。

学珠算首先要背口诀。有些同学平时贪懒,往往临时抱佛脚。也有些同学特别认真,一边打算盘一边嘴里喃喃有词:四下五去一,六去四进一;七退一还三,九退一还五去四……这些加减法的口诀,我至今还能背出来,全是当年苦练的结果。

但苦中有乐。那时,我们经常用算盘来玩一种“吃子”游戏。两人相对而坐,中间放着一把算盘,双方按照规则,分别从左右两侧拨动上下两档

算盘珠,渐次向中间的“三八线”进攻,想方设法把对方的“子”吃掉,最终分出输赢。小伙伴们玩得十分起劲而较真,有时为了一颗子的出入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动起粗来,不过很快又握手言和:“这盘不作数,重新开始!”

算盘的普及,还丰富了大众语言。有人能力强,处事果断,就会被人比喻为“三下五除二”;

有人木讷,不会见机行事,就会挨上一句“不拨不动”的数落;有人处事精明,不肯吃亏,就会被人说成,嘿,这家伙尽会在肚子里打“小九九”。最倒霉的是瘦子,“你看你瘦得背脊上全是算盘珠,还能派什么用!”

我就是这样一个自小家境贫寒,瘦得可怜见的倒霉蛋。我上小学时,用的那把算盘是我哥哥用过的,本来就是个便宜货,等传到我手里时,外框已经被绑上一条细麻绳。后来,有一次我不小心把这把算盘碰落到地上,它便“啪哒”一下散了架。但是,那一刻,所有的幸灾乐祸销声匿迹,老师和同学们都低头弯腰地,帮我捡起散落开去的那些算盘珠,最后一颗也没丢!

这一情景从此定格在我脑海里,直至有一天读到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两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句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并非是琵琶弹出的美妙的声音,而是当年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帮助我寻找满地算盘珠的情景。

刚来得及把双脚插入温热的海水中,天穹就像一片黑色天鹅绒毯子,悄无声息地拉开。四周的一切也随之静默,白天的喧闹和激情瞬间消失,夏威夷海滩从来就该如此安静,不远处那条突出的海堤长廊是专为偎依私语的恋人所辟,天造地就出一种撩人心弦的气息。沙滩上星星点点,撒下粗心的游人们拉下的浴巾和夹脚拖鞋,固执地提示人类有自曝私密的天性。我们赤着双脚踏着拖鞋,一腔童趣,行走在1/4小腿高的海水中,任由那喃喃低吟的温滑液体轻轻抚摩我们的肌肤,追补那曾经不得已而亏欠的青春。白天,我们这些旅行者习惯坐在稍远的地方,把美丽的海景和在海天之间尽情展示欢乐以及同样美丽胴体的人们作为一种风景欣赏;入夜,如少女一般羞涩的心情随着海水的渐渐冷却而褪去,终于也要向大自然表白一番赤子之情,由观众华丽转身为演员。白天,那海水如此强烈地令我们震慑,天水一色,那是只有在吟者的诗歌里,在传播美音的课本中出现,却神也似的在我们的脚步里,在我们的视野中,径直把我们融进去,我们在那蓝绿白相间的海水中坦然地认识美,接受美。我们身临其境,仿佛大自然和美从来就与我们同在。白天的夏威夷和入夜的夏威夷同样给人以美感,前者更

见欢快,后者更见庄严,就像乐者琴键下的小快板和慢板。

那条路,分明是白天的来路,不同的是,白天我们在马路上走,入夜,我们在偏离马路

夏威夷拾情

张光武

路的沙滩上走,只是因为,白天沙滩上坐满了人,白天,我们一门心思地向前走,走走看看,看看这条夏威夷最有名的马路上还有什么让我们这些世俗的人动心的酒店、商家和商品。就像人生总有各种岔路,有的喧闹,有的静谧;有的华丽,有的素雅;有的轰轰

烈烈,五光十色,有的田间阡陌,采菊东篱。

入夜,走在寂静的海边,仿佛天地间的一切都是专为我们营造,区区草根跟王公贵人、神仙佛祖处在一个阶层,可以无所顾忌地将天地拥入怀抱。远处灯光闪烁,如天鹅绒大幕上繁星点点,那不是海市蜃楼,是又一片人间乐园,包括希尔顿度假村在内的另一片酒店区,此时此刻,站在那边海滩上的人看我们,看阿斯顿,看哈雅,应该也像我们在看他们。

夏威夷不仅有休闲野趣的美,也有豪气干云的美。那天在蓝天白云下,一碧如洗的夏威夷军港,聆听那位虎肩熊背的黑人海军事官为我们介绍昔

日峥嵘战事,共同谴责人类历史上那些好战分子的弥天罪行,其慷慨陈词,义正辞严,听者肃然,如身临其境,倍加珍惜和平岁月。沧海莽莽,金戈铁马,夏威夷美丽平静如斯,却也过有一段正义与邪恶较量的豪情往事。

夏威夷再度唤醒人们心中的对美的向往和追求,人类与生俱来的美感,像ATM机中那张红色纸片,就等你一键确认的那一刻。其实,人生处处有如夏威夷般的爱和温情,当你匍匐在母亲怀里数天上的星星;当你手挽爱侣,目送洒水车,走在夏日的马路上……

十日谈

萍踪散记

明日请看
《印度八零后青年宝玉》。